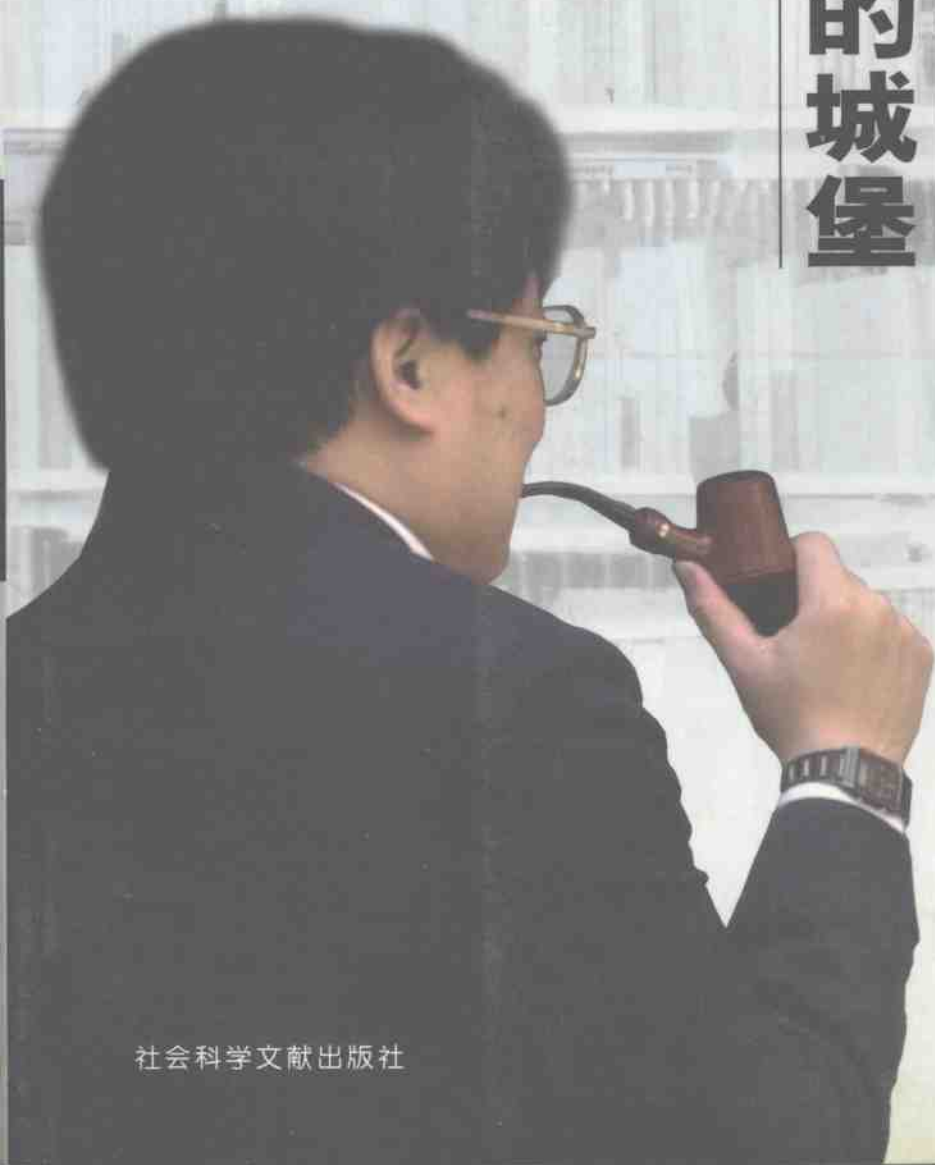


经济新观察·熊秉元系列（第二辑）

会移动的城堡

熊秉元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经济新观察·熊秉元系列（第二辑）

会移动的城堡

熊秉元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移动的城堡/熊秉元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0

(经济新观察·熊秉元系列·第二辑)

ISBN 7-80149-796-1

I. 会… II. 熊…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719 号

经济新观察·熊秉元系列 (第二辑)

会移动的城堡



著 者: 熊秉元
策 划: 路卫军
责任编辑: 武 君 屠敏珠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796-1/F·266

本辑共三册 定价: 48.00 元 (每册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敝帚自珍也有理由？

2000年8月中，我到牛津休假一年；承香港《信报》慷慨提供版面，我每周撰写一篇二千字左右的“英伦行脚”。这本文集，就是前面四十九篇文稿的汇总。

我有自知之明，这些文章有一些缺点：

首先，过去是在美国读研究所，对英国了解非常有限；刚到英国时，除了语言上大致能适应之外，其余衣食住行、耳闻目视，几乎是重新开始。至少两三个月之后，我觉得才稍稍进入情况。因此，刚开始的一些文章，我觉得有点目光如豆、见树不见林。

其次，我写这些非学术性的文章，大约已有十年左右。刚开始，我是以笔名投稿到报章杂志的副刊；既不是依恃我大学教授的身份，也必须以文章本身的趣味与其他作者竞争。因此，我可以以名不见经传的旁观者身份，挥洒涂抹。可是，在写这一系列的“英伦行脚”时，我不得不表明自己是“访问学者”。在保持趣味和突显专业判断上，我觉得有时顾此失彼、左右不逢源。

还有，是材料的涵盖面。虽然这一年是休假，可是对

我而言，在牛津法学院里浸淫“习惯法”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因此，不自觉的，在笔下处理了很多和法学有关的问题；对于英国其他社会文化的材料，产生了排挤效果。画地自限的结果，当然减少了文章的趣味和可读性。

在这些缺点之外，我也应该说明这些文章的两个优点：

一方面，写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以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描述和分析另一个极其特别而精致的文化。因此，这些文章不是在写景，也不是在抒情，而是希望能借着对照，烘托出一个有意义的“参考点”。

另一方面，到英国不久，我就强烈感觉到这个文化中浓厚的“历史风格”。对于新兴社会（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而言，历史感也许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我希望能捕捉那种难以言喻的“历史感”，呈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来体会和咀嚼。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信报》的发行人林行止先生和总编辑邱翔钟先生；因为他们慷慨允诺提供版面，我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这一系列的文章！

目 录

自序——敝帚自珍也有理由？	1
启程——英伦行脚之一	1
轨道——英伦行脚之二	5
难分难解的难题——英伦行脚之三	10
安妮的半天——英伦行脚之四	14
有理走遍天下？——英伦行脚之五	18
走在时代的尖端——英伦行脚之六	23
神的旨意？——英伦行脚之七	27
合理和不合理的期望——英伦行脚之八	31
基因革命进行式？——英伦行脚之九	34
新生事物和假设性思考——英伦行脚之十	38
未知数——英伦行脚之十一	42
大师的身影——英伦行脚之十二	46
敲响警钟的小男孩——英伦行脚之十三	51
剑桥剪影——英伦行脚之十四	55

穿越时空而来——英伦行脚之十五	59
牛津向前看——英伦行脚之十六	63
价格的极致——英伦行脚之十七	67
天平前的巨星——英伦行脚之十八	72
永恒的面具？——英伦行脚之十九	77
最后一片云彩——英伦行脚之二十	81
义利之辨的曲折——英伦行脚之二十一	86
屈原的故事——英伦行脚之二十二	91
无所不在的阶级——英伦行脚之二十三	95
小范围和大范围里的正义——英伦行脚之二十四	99
谁又知道谁的心——英伦行脚之二十五	104
英国风味调——英伦行脚之二十六	109
英国的城堡——英伦行脚之二十七	114
说故事比赛——英伦行脚之二十八	119
艾历克爵士和他的弟弟——英伦行脚之二十九	124
公私之间的曲折——英伦行脚之三十	129
平凡的岁月——英伦行脚之三十一	133
大英博物馆——英伦行脚之三十二	138
帝力于我何有哉？——英伦行脚之三十三	143
炸鱼薯条论——英伦行脚之三十四	148
道德情操论——英伦行脚之三十五	152
镁光灯下的显微镜——英伦行脚之三十六	156

会移动的城堡

财富的横剖面——英伦行脚之三十七	161
亚当·斯密之墓——英伦行脚之三十八	166
科斯、凯克斯和英式风格（一）——英伦行脚之 三十九	171
科斯、凯克斯和英式风格（二）——英伦行脚之 四十	176
科斯、凯克斯和英式风格（三）——英伦行脚之 四十一	180
理性的消长——英伦行脚之四十二	184
相依偎的岛屿——英伦行脚之四十三	188
东方之珠的原富精神——英伦行脚之四十四	192
不平凡的时刻——英伦行脚之四十五	197
天然障碍与人为障碍——英伦行脚之四十六	201
三个不同的句点——英伦行脚之四十七	206
罪与罚之外——英伦行脚之四十八	211
天空才是极限？——英伦行脚之四十九	215

启程——英伦行脚之一

在两个月之前，我自己也想不到，会到几千里外的英国去待上一年。根据学校的规定，教授任教七年之后有一年的休假。不过，我在研究所刚教了一门新的课程；想连教两年，把课程的内容教熟了一些再休假。可是，人算有时而穷。如果我延休一年，明年会排到系里一长串同事的后面，可能反而休不成。所以，在六月中旬，我决定按原定的时间休假。

既然是休假，当然是自由活动；留在国内休养身心也行，到国外四处游走也成。我稍作考虑，就向英国的几所大学提出申请，希望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待上一年。想到英国去，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一方面，过去读研究所是在美国，所以对美国社会稍有了解，如果有机会换个环境，等于是在思维上有了另外一个参考坐标，可以多比较。另一方面，最近研究的主题之一是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方法论。我曾在论文里指出，科斯采取的分析方法很特别，而且可能和他当初在伦敦政经学院（LSE）所受的教育有关。可是，外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如果能在英

国就近搜集资料，也许可以解决这个经济思想史上有兴味的问题。还有，内人的专长是戏剧，在学校里教莎士比亚的剧作，可是却从来没有去过英国，实在有点可惜。

一旦打定主意，我们就马上动手申请。还好，过程顺利；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很快就通过我的申请，而内人也得到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邀请函。内人、我，加上十岁的儿子，就开始打点行李。我们希望在八月底之前抵达牛津，找好住处，再安排小朋友就读的学校，准备九月初开学。接下来的签证、订机票、买行李箱等等，虽然繁琐，也都陆续就绪。亲朋好友们知道我们将远行，少不了呼朋引伴吃喝玩乐、热闹一阵，当然不在话下。我在一个月里喝下的啤酒和威士忌，大概比过去一年里加在一起的还多。不过，在这一连串的慌乱之中，却也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

一件是和邮局有关。大约七八年前，我到学校附近的邮局去寄包裹。柜台小姐称重之后，说超重要补邮资。我看指针刚好停在基本邮资的重量上，就问她，她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等你贴了邮票，就超重了！我当时的处置，是借了剪刀剪去牛皮纸袋的一角。事后，我把这个经历写成一篇文章，也寄给邮政单位。据我了解，后来邮局从善如流，如果邮件重量在某个误差范围之内，就不算超重。

因为能随身带走的東西有限，所以我在邮局买了几个大纸箱，把一些衣物和用品以海运寄走。有一次抱了一个纸箱，到附近的邮局托运。虽然我先用量体重的磅秤量过，刚好十公斤；可是，邮局柜台的小姐一称，是十公斤三十克，就以十五公斤的重量计费。我要小姐问主管，三十克

之差是十公斤的千分之三，是不是没有超过误差范围？小姐问了之后的答复是，二十克之内不算超重，一旦超过，就适用下一个级距的重量和邮资。我觉得有些好笑，超重十克，就要付五公斤的邮资。我把封纸箱的宽胶带撕下几段，果然重量降到二十克之内，毋需再付额外的邮资！我告诉年轻的柜台小姐先前的掌故，她不置可否地笑笑。

另外一件事，是和“白吃的午餐”有关。大概也是七八年前，我在餐厅认识的一位朋友自己开了一家牛排馆，而且送给老顾客们每人一张贵宾卡。每半年，贵宾们都会收到一张免费餐券，可以到店里享受一客免费的牛排。可是，人情之常，去的时候总会花钱为自己和朋友叫一些其他的餐点，而且，还会义务帮老板到处宣传。所以，虽然送出去的是免费餐券，可是老板却未必会赔钱。并且，如果效果不恶，说不定其他的餐馆会见贤思齐，群起效尤。当时，朋友的餐馆似乎很成功，一口气开了六七家连锁店。我也把免费餐券的故事写成文章，以小喻大，探讨社会变迁的过程：偶尔出现的新意，会不会成为推动社会往前进展的种籽，由局部而逐渐及于全面？

没想到，有一次钱行是在一家久未曾去的西餐厅，和侍者聊天时，问那位老板近况如何。侍者的表情似乎有些先见之明的味道，声音里也有一丝嘲弄：野心太大，发展太快，入不敷出，不堪赔累，为了躲债，跑路去也！我觉得颇为惊愕：种籽不但没有成长茁壮扩散，反而消失无踪。当然，老板的成败取决于许多因素，免费餐券未必是其中最主要的。在走前短短几天之内，碰上这两件事，固然看似无关，其实也有相通之处，而且和我在英国想探索的问

题有关……

在钻研经济史数十寒暑之后，诺贝尔奖得主诺思(D. North)指出：长期来看，决定一个社会繁荣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有没有好的“制度”。制度，当然可以是外在的典章规则，但是也可以是人脑海里的思维模式。一个社会有了好的制度，消极的可以维持社会正常的运作，但是积极的是可以提供好的环境，使社会有往前进展的条件。对一个社会而言，邮局称重和免费餐券，都是锱铢般的琐事。可是，社会整体，事实上也就是由千千万万个个别看来微不足道的琐事所组成。在处理邮件的重量上，现在的做法(制度)已经有一些弹性；也许，将来的弹性会更大、也更合情合理一些。另一方面，虽然朋友的企业精神并没有由局部而扩及全面，不过毕竟也曾经发光发热过。也许，下一个企业家再推出类似的做法时，会在更丰饶的土壤里生根茁壮。

是哪些因素促成或影响了社会的变与不变，繁荣或衰败？又是在哪些蛛丝马迹上，可以捕捉出这些因素？带着这些困惑和好奇，我踏上了往英伦的旅程……

轨道——英伦行脚之二

经过将近二十个小时的直飞，班机在下午六点半左右到达伦敦郊区的机场。朋友安排了一辆旅行车，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三件大行李加上两部手提电脑，我们一行就往车程一小时外的牛津出发。

司机着正式的西装，谈吐非常文雅。车上有卫星导航系统，输入旅馆地址之后，小银幕上自动出现相关的路线，沿路还有语音提醒方向。先订好的旅馆在安东尼学院附近，是英国典型的床铺加早餐（B/&B, bed and breakfast）。房间里只有一洗手台，浴厕都是公用；双人床和单人床各一，一个晚上六十五英镑（大约一百二十美金）。我们定了三个晚上，希望能尽快找到住处。而且，因为小朋友读书的关系，所以住处最好能在学校附近。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古道热肠的林殿顺君就过来，开车来带我们四处看房子。他专攻地质，已在写论文的最后阶段，大概年底就可以口试。因为是周日，所以房屋中介都没开门，我们也只能根据报纸广告，四处看看。

牛津历史悠久，房屋建筑多半古老而传统，少有现代

西方式的高楼大厦。过去在美国读书时，是在东北角一新英格兰小城，气息风格和牛津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街道房舍等的规模要比牛津小一号。

星期一吃完早餐，内人和我分头进行。我到圣·安东尼学院，请秘书开了一张证明，好到银行开户，才能把身上两张大额支票存进去。秘书自己也才来一个月，马上打了一封简函，请银行协助。没想到，英国银行规矩还真多。我先到离学院不远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 Bank），出示秘书的信、学院给我的邀请函、护照。行员小姐进去请示之后，拿了一张银行规定给我。根据规定，开户的资料除了护照和邀请函之外，还要我在牛津当地的住址，也就是要有住处，旅馆不行。另外，还要学院提供我收入的相关资料。我觉得问我收入，有侵犯隐私的成分。不过，我们还居无定所，多言无益。然后，再到拐角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一试。说明来意之后，一位大概是银行经理模样的人表示，按规定，我在台湾往来的银行要提供信用资料，不过，可以稍稍转圜。可是，银行过去和圣·安东尼学院没有往来过，无法辨认秘书的签字。所以，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请秘书打电话给他，以便确认。“能不能请你现在就打电话给秘书？”经理摇摇头，“不行，根据规定，只能请秘书打电话过来！”

回到旅馆，内人也有点懊恼。她打电话给几家中介公司，希望能去看房子。每一家都说好，但不是今天，而是要约明天的时间。住处和学校都在未定之数，我们心里很焦急。还好，至少已经约定明天看三个地方。晚上，告诉旅馆经理，房子还没找好，我们打算续住三晚。

会移动的城堡

第四天星期二，一家三口搭公交车再转车，按时到市郊的一家中介公司。房子离市区和学院有一段距离，区域还算好。最大的好处，是旁边就是学校，走路只要五分钟。两层楼的独门小公寓，有简单家具，月租八百英镑（美金一千三），水电瓦斯另计。中介费除了屋主付一个月的房租外，房客以人头计，大人每人一百英镑，小孩免计。“什么时候能开始租？”小姐答：“大概要八到十个工作日！”为什么要这么久？房间要再粉刷一次，要拟好契约；而且，还要我提供两位介绍人，包括台湾地区的雇主，他们会通过专业的征信公司验证。又转车看了一个房子，屋况不好，附近区域更不理想。再到第三个房子，中介人也准时出现，但是进不了房子，因为屋主把钥匙带走，失去联络也！

中午随便找了一家速食店，点了英国出了名的薯条炸鱼（Fish and Chips）。鱼块外面涂了面粉再油炸，没有加调味料。薯条大概有麦当劳的3倍粗，也没有调味料。想到住处和小孩的问题都没解决，东西似乎变得更难下咽！

下午根据学院布告栏里招租的小广告，打电话过去问是不是还有空。接电话的女士说明，是大房子里分租。我们略为迟疑，不过还是约好过去看看，因为房子就在附近。房子是双并，两层砖造。前面有个小院子，有一棵苹果树，结了一些营养不良的青苹果。墙上爬了葡萄藤，也是一串串营养不良的葡萄。房子虽然老旧，可是宽敞，家具一应俱全。而且，更重要的，是地点非常好。离我的学院和市中心都近，附近又有两所小学。屋主大约四十岁左右，带了一位四五岁的小男孩。

交谈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也是经济学家，原来在牛

津任教，刚过世不久。她从父母手中接过这栋房子，分租给到牛津读书实习或研究的各种人等。她自己在附近的牛津布鲁克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教书，专长是社会工作。大家相谈甚欢，我们决定先租下两个房间，住一阵子再说。每个房间月租三百英镑（美金五百），包括水电。虽然她说无需预付房租，我们还是先付了三百镑，宾主尽欢。

短短几个小时里，有这么大的转折，几天来的阴霾，一扫而空。晚上，到附近一家陈设高雅的餐厅庆祝，可惜，对菜单一知半解，三个人花了三十英镑，加上一些小费，给长得像电影明星的侍者，却点来几盘不甚高明的英国菜。

回旅馆的路上，想到银行开户和从中介公司租房子的事情，觉得不太能释然。我觉得，他们是以事倍功半的方式来从事经济活动。明明可以两个步骤完成的事，却要求必须经过四五个步骤。我想到以前读经济史，看到英国在十六世纪左右，商船就已经扬帆海外。海运当然有风险，所以保险业也应运而生。最有名的保险公司，当然是伦敦的洛伊德（Lloyds）。因为业务量大，所以早就发展出标准化的保单。在制式的契约里，船主只要填上船只名称、货物重量、目的地、往返日期，就可以算出保费、完成签约。

当然，彼一时此一时，也许世殊事异、情随事迁。现在看来某些繁琐的做法，也有某种道理。不过，更重要的，应该是市场的竞争力有限。即使是无效率的做法，可能因为无关痛痒而无伤大雅。就像报纸的副刊可能编得很差，但是政治社会新闻版很强，所以整体而言还是能独据一方。而且，因为同业之间大家都采取类似的做法（大家星期天

会移动的城堡

都上教堂做礼拜，都不开门营业!），也就可以进一步承担相当程度的无效率。除非有内在或外在的刺激，逼得大家不得不改变做法。否则，千百年来可能会一成不变，大家相安无事，甚至沾沾自喜。英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呼风唤雨的日不落国。以小见大，在世纪交替的关口上，却似乎有点踌躇和犹豫。我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走向旅馆！